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十五號

西寧縣新志

察哈爾省

據清・韓志超等修・楊篤纂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全）

1009849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西寧縣新志

定價：新台幣 三二〇元正

版權所有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爲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爲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爲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眞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殽亂，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眞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眞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刋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滙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爲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㈠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㈡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爲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㈢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㈣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㈤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眞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敍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盧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1)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2)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3)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眞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4)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5)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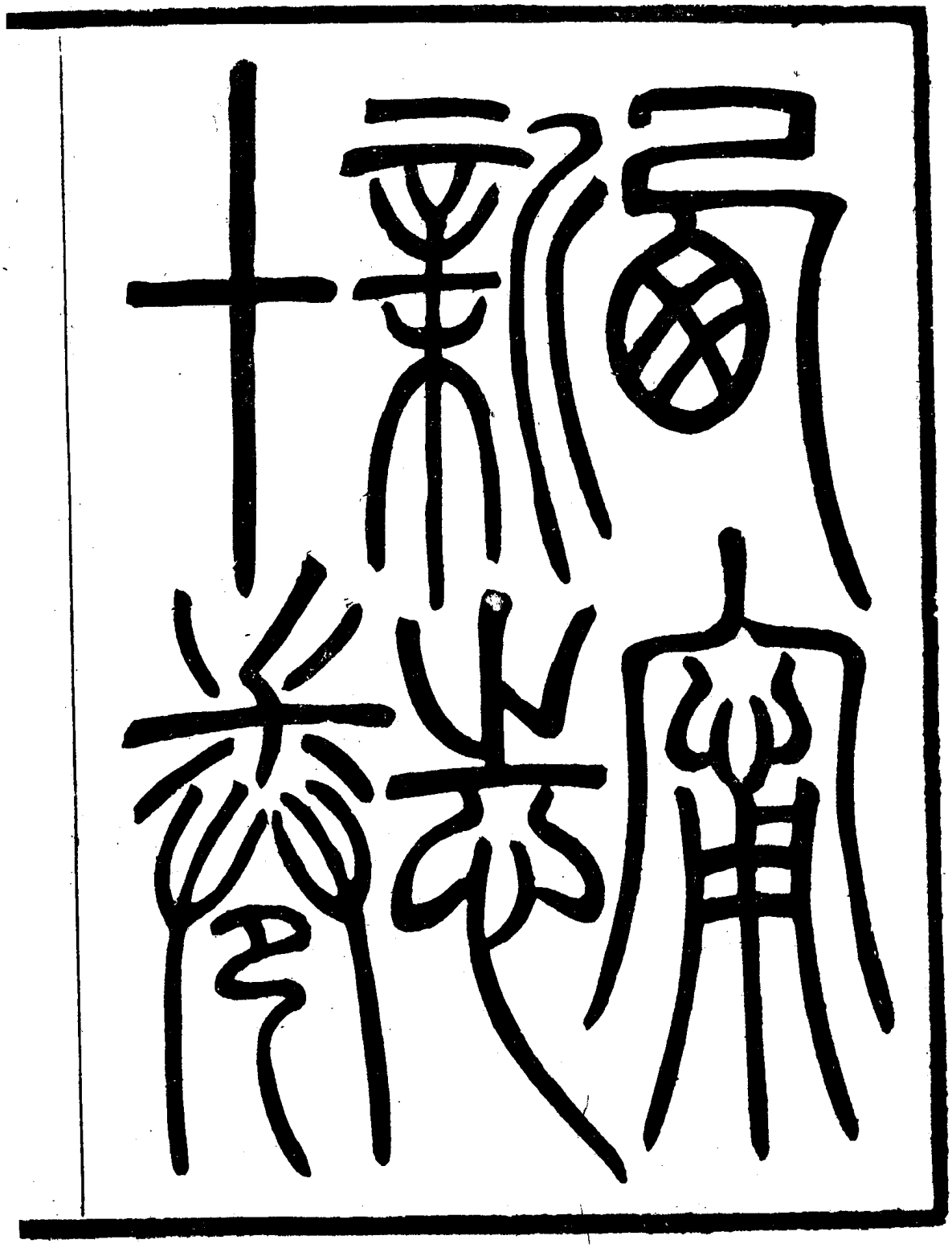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庭，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同治柒酉七月
宏州書院校栞

史家以志爲難志以地理爲難州縣志者地理之書自宋以來體例漸備其紀述之法視乎史其考訂之難亦視乎史之志西甯鄙在代北古未有志之者康熙中縣令何芬始創爲之後令張充國又增輯之其書第詳時事於考古爲疎於地理尤疎如自漢迄晉僅舉一陽原而以屬之上谷廣甯自北魏迄隋唐僅舉一安塞而以屬之涿郡武州以金襄陰與宏州異治以元宏州與順聖同屬鑿空謬妄大都類是余嘗欲本府志正之未暇也會以事去楊君秋湄山右名孝廉也時主講書院毅然以編纂自任而章邱韓鶴雲平羅張漢橋兩明府先後攝宰力贊成書比余再至草稿適就近復重加刪易手自繕治釐爲十卷題

曰新志余讀之而歎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勤也夫信古者必稽載籍徵今者必詳案牘二者不備雖才如遷固無由措筆縣中士大夫家鮮祕藏文書掌故自乾隆前又皆失存則卽踵續舊志百餘年間已患不易而況舉數千年事旁搜遠紹本末條貫成一邑之鉅觀乎哉今核其全書或直述古籍或刪潤舊文或別抒已見凡建革之始末形勢之變遷風化之芳臭名賢之著作一代之政令典章一鄉之義烈貞操分篇別目考論今古莫不詳略得宜去取精審卓然具有史裁而於地理尤其平昔精力所萃篇中若辨桑乾爲代郡故治辨安陽非定安舊縣謂橫野不在蔚州謂安塞不在順聖同爲昌平而北魏之郡縣與兩

漢之縣各異同爲桑乾而兩漢之縣與魏之郡隋之鎭又各異皆足以訂史文疏略正諸書謬誤余昔讀府志已歎爲精詳及觀是書又爽然自失則信乎地理之難言謂西甯之至是而始有志焉可也聞君籤藏甚富披閱有得輒加疏記或作書徧訪通人往復辨論眼則周行四境與故老相咨詢遇深山古碣必手拓以歸其精勤如此自序猶以不能鎔鑄古今成一家言爲憾雖文義拘牽使然又益以見君之好學深思而不自侈足矣余自丙寅莅官斯土先後居縣計及五載迂疏無能有爲是志之作乃得假手以觀其成不可謂非幸也然因其所以志之難愈思所以治之不易余之幸余之愧也後有君子覽古今形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異同究人民政治之得失因時損益乘勢利導有以新厥邑者亦將在是則又秋湄之微意所存余未嘗不怦怦其動於心也書諸簡端即以自勵云爾同治癸酉七月既望知縣寅康序於西甯官舍之愛日軒

西甯新志

監修

運同銜前署西甯縣知縣韓志超

運同銜調署西甯縣知縣張爲章

知州銜現任西甯縣知縣寅康

即補州現署西甯縣知縣王蘭芬

纂輯

甲子舉人宏州書院院長楊篤

校閱

西甯縣教諭甲辰科舉人范先敘

參訂

西甯縣典史侯選縣丞王德培

採訪

歲貢生王儁麟

附貢生崔謙

同知銜現任內閣中書辛酉科拔貢李增光

附貢生田澍

廩生陳秀森

分校

揀選知縣辛亥科舉人那聯慶

廩　生　李業詣
前任井陘縣教諭丁酉科拔貢　李凌垣
監　生　張蘭
議敘八品　銜　朱寶徵
廩　生　王錫
附　生　張暟
附　生　趙繹
分發江蘇候補縣丞附貢　李鍾華
廩　生　陳秀嵐
附　生　王釗

西甯新志
卷首
縣境全圖
卷之一
紀
恩志
地理志
星度志附災祥
卷之二
建置志城池 祠祀 廨宇 驛遞
市集 橋梁 坊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